

附錄三、中區焦點團體座談會會議記錄

「終身教育公平指標之研究」中區焦點團體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99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貳、地點：國立台中圖書館八樓會議室

參、主席：王政彥 教授

紀錄：胡本昌、吳思璇

肆、出席（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

各位都有收到我們的討論題綱，為了把握時間不要耽誤大家太多時間，我簡單做一個背景介紹，再請莊教授說個話，順便聽聽各位對我們主題的看法。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它有一個整合型計畫「教育公平理論與指標建構」，我們是其中一個子計畫，是聚焦在終身教育。整個這樣的整合型計畫一個核心的議題就是公平性，那希望發展終身教育公平指標，我們曾經在北區辦過一個座談，現在是中區，南區我們將在五月底。經過這樣的座談，我們第一階段蒐集大家對討論題綱的意見，我們再結合相關的文獻，於第二階段會用德懷術的一個方式聚焦一些發展具體的指標，希望以後可以在實務上、學理上參考這樣的指標來操作有關終身教育的研究或推動。首先請各位看附件，如果你沒有帶原來附件，我們本昌（有，應該都有）現場有準備（應該都有不會缺）。都有的話我就這個題綱為例來做一個簡介，這個整合型計畫其實它有將近十個的研究子題，涵蓋這個階段的一個教育及各類型的教育。

陸、討論提綱：（詳如討論題綱附件）

- 一、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的最大意義或價值有哪些？
- 二、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的主要目的有哪些？
- 三、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的可能困難有哪些？
- 四、就內容範圍來說，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可包含哪些層面？諸如：提供者、對象、管道、課程…等
- 五、就對象來說，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指標應聚焦於全民、分眾或哪些年齡群？
- 六、您認為影響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層面及項目內容發展的因素有哪些？諸如：公平的意義、對象範圍的界定…等
- 七、就終身教育公平指標的項目內容來說，您可提供哪些具體的內容建議？諸如：每個人終身學習參與機會均等…等
- 八、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可與其他教育階段或學制公平指標作如何的區隔與相互運用？諸如：國民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等
- 九、您認為與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建構及應用關係密切的關鍵主體有哪些？諸如：政府機關、社教機構、各級學校…等
- 十、您認為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建構完成後，可作為哪些應用？諸如：品質衡量、成效評鑑…等

終身教育顧名思義，它是從一個也不能說從搖籃到墳墓，其實從媽媽肚子裡面如果從胎教的話，都是一個起點一直到生命的結束，就一個個人的生命全程來看。所以我們在終身教育的這樣子的一個對象涵蓋面底下的國民，再來國小、國中、高中等學齡學生來講更廣泛。所以我們在座有在社大服務的朋友，社大當然是比較強調它的對象，我們也有國中、國小校長。其實剛剛我們有提到，其實離開學校的學生也有可能回到學校再進修，同時國小也有補校，現在我們大專院校也有所謂回流的學位班或在職專班，其實都算在成人教育也是終身教育的概念裡面。所以就一個對象來講，我們這個主題涵蓋面最廣，所以也增加了它的複雜性。我們初步擬定了十個這樣的討論題綱，聽聽各位意見。就第一個題綱，終身教育最大的意義跟價值有哪些？再來它的目的、可能的困難；就內容範圍來講，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包括所謂…可能公部門、私部門、第三部門，因為終身教育跟成人教育現在都是多元管道，或是剛剛提到的以對象來區分。第五個要不要再分眾，現在高齡人口愈來愈多，所以我們邀請陳主任來，現在老人服務在技職院校蠻多學校都有設置。就台中地區來講在稍微往北走，開南，開南大概也很早，那個是開南嗎？喔，是南開，開南是再往北，南開，不是開南。好多技職院校往南走更多囉，我們大仁、美和、嘉南藥理等等。像成大就有老人學，我們中正高齡他們的教育研究所，那其實那是科際整合啦，要不要針對高齡者來聚焦或是如第六個，如果就影響這個指標發展的內容跟層面因素，有哪些因素包括？就公平的意義是什麼？範圍的界定？再來就是具體的指標項目的內容，能不能具體到說他參與的機會，或者說他投入的一個經費或等等。那第八就是我們這樣的終身教育公平指標如果跟其他階段或學制如何區隔跟應用，因為其它的研究主題有屬於國民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等等。那第九，如果就一個提供者來講，這樣的公平指標如果應用到政府部門，像今天我們所在它是一個國家國立的一個圖書館，圖書館也有推廣教育，我們講社教機構，圖書館現在也歸社會教育師培業務，肩負很重要的社會教育，這是公部門，那私部門或學校等等呢？如果來應用這些指標，除此之外還可以作為譬如說我們社大能不能用來做個評量，對窮人的學習有沒有公平，有沒有考量到公平正義等。

我們跟陳君山教授早上在談社區大學經費的問題，我們心中都有一把尺，那把尺有沒有符合社會的公平正義，在…的時候也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這是我們草擬的十個題綱，今天我們現場也有錄音，有書面的意見也歡迎你留下來，更重要的希望各位表達出來，因為可以腦力激盪。我希望各位就針對這十項能夠盡量給我們提供意見，我希望四點半之前我們就結束，然後利用這個時間多聽聽我們中部地區朋友的這樣意見，我們現場準備了一點茶水跟茶點，各位待會就很隨興的這樣座談來使用，好不好？接著我看我們偕同主持人莊教授他一直在教育社會公平、社會正義方面有深入研究，要不要簡單點做一個起頭？

莊勝義副教授：

王院長還有各位伙伴大家好，我對終身教育真的是被王院長邀我進來之後才開始學習，接下來以後要做老人的時候可以先做一些準備，我比較熟悉的基礎方面這個公平跟正義，平等的對立在本土哲學這方面的說法。那麼大概國內從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教育機會均等的一些問題被提出來，但是這些新聞幾乎都是針對某一些階段的教育，但是這一次我們這個整合型的案例它是討論到各級學校以及各類教育。針對我們成人教育及各類教育的公平性的指標的建構，那建構一個公平性指標也不容易，我就想說這個挑戰相當的好，趁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學習有關終身教育的公平性的問題。

那麼有些時候我們通常講公平，會可能考驗到說對待的公平，公平對待，可是有時候公平對待並不是那麼完整，所以有時候就要考量到資源分配的問題，所以有對待的公平問題還有分配的公平問題，另外也可能考量到條件的，那個要讓他享用教育資源那可能他的條件不太夠，或者有些條件夠了那不太夠的是不是要給他補足起來？這是有關條件的公平問題，那麼還有其他考量到的就是說，公平是不是有時候會跟那個效益會不會有衝突，就是說考量到資源分配的公平，可是有一些他不享用資源的人，那發配那麼多資源給他，他生產一點點的能量能力。那有些人真的他非常有使用的能力，這樣的一個特質，那可以給他多一點。類似這些都變成我們在處理公平性時蠻複雜的一個問題，所以特別用這個機會出來跟大家學習，看看能在實務方面接觸的比較真實，那以前我都在書堆裡看到的都是一些文獻，那麼等一下就請各位多多指教，謝謝。

好，謝謝我們莊教授，我想我們就請各位們行使用餐點還有茶水，請不要客氣。台中圖書館這個場地蠻好的，好，來我們開始，君山，陳教授來，請你跟我們來指教。

陳君山教授：

各位好，那當然對這部分我應該也不算是專家啦，因為我本身是念社會學的，專攻的是社會政策，這幾年來做終身教育，呃跟終身學習比較有關係的領域。那當然對於這個研究案，我想它這個核心點呢在於公平性。這公平性的聚焦是中心，但是就像剛剛莊老師所提到的，我想怎麼樣去論述這個公平，是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如果我自己從社會福利的領域或是從社會的領域來看，有三種，在這裡有三個概念可以去做個區分，一個是 fairness，我們可能把它稱之為公正，一個是 equality，我們可能把它稱之為是公平或者是均等，另外一個其實是 justice，那 justice 呢就像是 Rawls 所提到的，它是一種呢就是作為公平的一個正義。那如果從這邊去論述的話，也許我更進一步我要去想，所謂的公眾它這邊其實指的是一種不偏不倚的分配，但是呢如果是所謂的平等或是所謂的公平，它其實在資源分配上呢它會是一種合理的分配。那這種合理的分配呢跟我剛剛提到的不偏不倚的分配其實是有差別的，這合理的分配會變成說如果他是比較弱勢者，就算你今天給他多一點的分配，對於那些強勢者呢，你可能就不能夠給他這

種狀況，但是如果到了聖經那個概念呢，你如果把它引進來的時候呢，我們又必須對那些特別不利的、要給予他們較剛剛所提到的公平呢？還要給他更多的一種資源的投入，對於那些強勢者呢必須要把他去排除。以目前來講，如果我們在看到終身學習這個領域，我可能認為我們現在做的其實是公正而已，因為為什麼說只做到公正，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資源呢，可能是我要求是 55 歲以上，之後，是以一個 55 歲的年齡呢作為一個分類的標準，但是以年齡作為分類的標準坦白說它沒有辦法去把握，那個更不用去談到什麼公平，因為用年齡區分那樣的一種差距還是它被掩蓋在後頭了，所以我們今天可能看到很多就是老年人呢可能遊走在不同的機構裡頭，反正呢他符合了嘛他 60 歲他就可以到處跑來跑去，對，但是呢對於那些坦白說我們真的想要提供他學習機會的人，他根本就進不來，為什麼進不來？因為他們在社經地位上他相對於其實是比較弱勢，他是得不到資源而且坦白說他也沒有時間呢去享受這個資源，所以我們看來看去就會變成講說，我們再回到社大的例子，社大其實最清楚，我們現在大概已經看到社大在台北市，台北市有幾所社大，各位很難想像說它的學員的教育程度百分之八十是大專以上的學歷，還有很多人你看這些人的社經地位呢其實坦白說都是比較，我們來看是屬於中上的，所以你現在變成是國家提供資源在這一塊，但是我們確切去做呢這些其實它已經是比較社會裡面算是比較優勢，在資源分配上拿到比較多的人他去從事學習，好那其他人就進不來，但是我們也不能夠說就像有些學校覺得我們學校接觸的，他會覺得說那以成人教育來講，其實我們是有更多的人來學習，人人都可學嘛，處處可學，但是如果是那個樣子的話，其實他講的是一個 balance，就是大家應該都有去接受這個學習的機會，只是我們從實質去運作上，看不到我們講的公平或是正義，其實我們看到的所謂的公正就是你符合那個要件你就可以來學習，我是不管說你到底怎麼樣，我們並沒有一個排除的方式。所以這個是在實務上看到的一些問題，當然也包含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從觀念上出發，不過其實我純粹只是就資源分配的角度啦，我沒有提到剛剛莊老師提到像是條件公平啦、或者是效益的部分我沒有談到，那我可能先談到這邊，那還需要繼續談嗎？

沒關係，看你高興，多多益善。

那現在主題社大是非常的多，那如果我們再看到前面可能談到說，就像我剛剛提到的，第一個可能我們還是要比較清楚一點的說這邊所謂的終身教育的公平指的是，比較擺脫我剛剛所提到的那個公正的公平，還是說我們自己取向於是一種要朝向正義的一種公平，但是我這樣的對話就有很大的差別，我們可能對終身教育理念需要領悟一些機制，就是說我怎麼樣讓這些現在被排除於現有的資源外的那些人，比如說很多勞工階層很多農民階層他進不來的，你要怎麼樣讓他進來？如果在這邊能提供正義的觀點呢，比如說你可能必須要提供一些誘因可以讓他進來，而這種誘因可能會像在德國接觸到的，也許呢我還給你一些補助讓你對終身教育明白會不會對教育明白呢？讓你能多多轉化、多多學習，然後進一步再

回到社會裡面。那這個其實是比較正義的觀點，只能說我們能不能夠去做到這一點，不然就是說這跟我們認定的那個公平其實是有關係的，如果我們一旦認定的公平，我剛剛提到的這個部分，也許多的政策就會有很大的一個改變，這樣我可能先談到這邊，先這樣。

好，各位麻煩我們看一下我們…教育…是…的，所以在這個社會，剛剛提到的，那其實我們政府對一些像…包含勞工阿，現在又…救失業，有補助他去做進修等等的…那教育對…也有…在，剛剛我們那一位…在暨南大學…研究所教授，謝謝，來，那陳組長要不要先來。

陳威翰組長：

各位前輩大家好，其實我今天是代表我們主任台中科大心輔系系主任，那我想說就是以我這幾年在科技大學的一些經驗，後來提出一些針對教育的看法，那就是說其實我，因為我本身對教育是這幾年才涉獵的，那天就看到這樣的一個指標，我看到就是說公平，剛莊教授提到說公平的條件，我其實很直接的就是用社區大學的經驗，我想到的就是說，其實這些民眾或是說這些社區大學他們要來傳授這個終身教育，第一個它的場地，它就是有一個公平的問題。以我們台中縣的社大來講的話，在這個區域收到的他能夠享受到的這樣一個資源，可以得到的訊息、資訊是比較豐富的。那相對的比較偏遠的，或說其他地方的、其他區域的社區民眾，也許他們有想要進修的一個企圖，可是在沒有足夠資訊，而這個又是切合到就是說其實我們自己本身社大的一個努力去開設一些不同的課程，或是說其它的行動教育。但是在這樣的也會牽扯到說是不是我們去接洽的這些學校或是說其他社區的他們願不願意支持，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我會覺得說，就算我們社大有興趣這樣做，可是如果說等不到其他一些單位的支持的話，我會覺得像剛剛所講的就是說公平的一個潛在的消失了。第二點就是剛剛陳老師有提到就是說城鄉差距在台北都會區的社大，他們的學員社經地位都比較高，那相對的他們所需要的課程也許就是會比較屬於更高階層的，或是更具備學說的一個課程。那相對的如果把它拿到比較偏遠的地區，譬如說台北縣大安鄉，或者說是山線的梨山地區等等，那這個區域來講的話，這些地方的民眾或者是學員他們需要的是課程，所以我會覺得說在公平教育當中，老師的部分是不是適得其所，這個是我社區大學的經驗的一個分享，謝謝。

好，謝謝，從社大區域分配不同的地區角度來談，陳主任來。

陳麗欣主任：

主席、各位先進，事實上接受這個邀請我覺得有點突然間又好像回到教育的領域裡面的感覺，事實上我已經好久沒有碰這塊了，但是我在看這份資料的時候，事實上我有想一個問題，就是說對於現在的指標的建構，對不對，重點在指標的建構，可能要去看到這一個指標包括裡面的內涵。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這裡面又提到終身教育，那自己在運作，終身教育應該就是 life-long education 對不對，因此在這種情況在思索，所謂的終身教育含括的那些內涵，應該是不包括正式教育在裡面，我覺得可能要談到這個終身教育的時候，一定要先去界定這裡的終身教育，否則他實在是太廣了，用一種廣泛的講法的話，終身教育什麼東西連正式教育都可以放進去。

正確。

對不對，所以要先界定這個 life-long education 在這裡指的是什麼，所以就是有排除掉其他正式教育，也許就如這裡所講的國民教育、特殊教育、中等教育等等，我不知道有沒有排除，所以…

學齡教育，談進修教育…

所以各位這裡談進修教育，對不對，所以接著在正式教育裡面的那塊，對可能真的涉及到先要去界定，我們因為在注重指標的建構，所以這個含括的內涵，整個是需要去界定，才有辦法在往下走，否則這範圍實在是太大了，這是我看到這個主題的時候的一個想法，所以相對的呢，可能就要再去考慮的到就是說，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從這個終身教育的，如果談到教育終身教育，那大概要分成什麼樣的一個架構來去看，然後再去看說我們是要回過頭去看，我們用這些內涵來看，在回到公平正義的這樣的話，應該是怎麼樣的對照啦，我會覺得是這樣的一個方式，就是說我們一般來看，我們如果是談到終身教育的話，應該要哪些的 dimension，教材、課程的對象，機會的提供... 等，然後再回過頭來，如果是這樣，那所針對的這種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他才是所謂符合公正、公平或者是等等這一類的東西，那這樣子可能才有辦法去達成要的建構，我是說就研究要的內涵來講，那當然事實上這個東西實在是太雜了。另外包括我們最近在辦的那個所謂的樂齡學堂，又有更多的在收，那前幾天又參加了，因為教育部現在在對所謂的要開一個全國教育。

對，全國教育，

那我那天遇到有一位應該算是退休的老師，他一直對著我說，會不會繼續辦，可是以他的講法，事實上他有一點點在 complain, complain, 另外一個我覺得事實上當時會辦這種東西，他們到教育部去爭取，對他們退休教師而辦的，那就是如您所講的，事實上這些人的資源實在是太多了，那我會覺得那我們在談終身教育的功能，也要談到他公平的一個功能，是不是須要針對不同的人提供什麼樣的功能，所以就如剛才談到的，我覺得這塊是相當需要去討論的。因為我知道學生他們在修研究法，是教他們有一個興趣去做問卷調查，結果他找霧峰鄉的老年人 85 歲，不 65 歲以上的，結果呢，是絕大部分不適合的，7、80 以上很多事不適合的，那很多是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呢本來是讀小學就讀到中斷，那所以呢相對的我就會想到，說不定真的是從中央，從台北看台灣，所以你去看

到這個鄉村的時候，學生給我一個這樣的資料的提供，尤其是這種教育的可能，當我們在談教育的時候以弱勢的族群，我們能給他們怎樣的一個教育，而不是一直再去滿足退休老師。就如您所講的台北市的社區大學裡面。所以好像我也有一個資訊的導向，他就有一個講法就是說他很想在這個很好的 coffee shop 裡面，去參加各種類型這樣的課程，以我們這種屬於社工的或者是接觸弱勢族群的人，太嚴格了，你知道嗎，所以我會覺得當我們在談公平指標的時候，可能我們真的要考慮到，不能把這些資源，因為他的聲音大所以到教育部去爭取，所以這些東西到最後都升上去，所以我覺得這一塊當我們談到公平指標的時候，要特別去注意到弱勢族群這一塊，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感受。

好，我再介紹一下，我們剛剛進來的暨南大學吳明烈所長，剛剛陳君山有提到。好，我們于主任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移民。

于定宣主任秘書：

今天到這邊其實我是跟各位老師來學習，有很多的，不過要跟老師報告的就是說當我看到這份題綱的時候我是為什麼呢，在我們實務的工作上面我們是屬於站在第一線的，中間有很多很多的不是非常好的一些現象，剛剛陳老師講到的是其中之一，那另外我這邊就提供一個，這麼多年來的解決困難的地方，其實就我們目前來講，我們自己說就是拿一個就是比較音樂的想法來看他們、對待他們，其實我也曉得，我們事實上裡面很多他本身在他有感，那有的甚至是大學，不是因為他不認識我們台灣的文字，因為他的公婆，所以他會對我們好，但事實上從小學的課程上去學習，那我會發現有很多的那個學校裡面，通常找小學老師來帶領來教他們，當我們從基礎的勺勺口口開始的話，當然真的是小學老師去根據他們的經驗很容易把學生帶會，但是在很多時候我們就看到，有幾個現象，第一個就是當公部門在執行這個外接的案子的時候，通常他都是考慮國小，通常是考慮小學，在公文上面來講都會有限制，不管是從教育轉資訊都是以國小為優先考慮的，然後呢可是這個問題又出在哪裡，在國小我所看到的，當他有經費他就辦，他沒有經費就不辦，那我在想，教育的話不應該這個樣子，應該讓他永續，應該讓他有進步有階段的，那所以在我們來講那個經費上面來講，是站在持續的，可是就算是站在持續，對我們還是經過這麼多年累積下來的經驗，我覺得在教材上面有很大的問題，好比說政府他所發的那些教材對於他的課來講，難度滿高的，那這個如果我們去購買小學教材，我們去購買的時候看到一個真的是屬於不公平的現象，學校買的時候他可以團購非常便宜非常便宜的價錢，那我們去買的時候必須按照零售價錢，這兩個差距很大，那後來我也有跟我們縣政府反應這樣一個事情，那也有跟這個書商反應，我跟書商反應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因為你們不是國民小學，我們是跟國民小學合作、簽約，所以不能適用這一條，如果你們要用你就必須透過小學去跟我們購買，事實上是對的嗎？那好吧我們只好請學校幫我們代為購買，那我覺得在這個事情上來講，國民教育他的資源，尤其剛剛講說新台灣之子，這一塊其實滿重要的。那經過一個這樣的過程以後，接下來就在其

他的課程應用，已經沒有課程可以用了，所以最近的時候呢，我就有跟我們的老師講，我們希望呢能夠為他們開發一個類似學程，讓他們生活做一些他必須要的，然後我們來做一個規劃，這是一點。另外呢還有一個特別的現象，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像社區大學來講，我們所有的課程，我們是報到縣政府，經過縣政府核准，我們才可以招生，那招生的話，我們所有同學就是在我們同學期末的學分證明上，會有一個縣府的文號給我們，那有這樣的一個文號給我們，按說他是不應該，但是外籍配偶這一塊，拿著我們的文號在種族上不承認，他說他要看到縣政府蓋的那個大印，那我就說這是很特別的，一個是我是縣府核准的學校，也是縣府核准的課程，然後呢我們在印發學生證明的時候，這些機關他不承認，他還是要我把東西把學生的資料繳交政府去，然後縣府他才給我蓋那個印再送到機關去，這些機關才可以接受。在這點我覺得在公部門的聯繫上面還有他的認知上來講，他好像是也應該算是公平正義的一部份，那因為如果說如果你要求學生的那個，老師的那個資歷的話，其實我的老師也都是從我們從國小啟蒙的老師，如果在小學可以，為什麼到了社區大學不能，同樣你這是兩套的標準、判法，所以這對我而言，對於我們外籍配偶來講其實是滿不公平的。他們有很多程度是滿高的，我們還要去列入小學生課程，小學生的課程是孩子們心理面成長的狀態，如果他是給成年人，他需要看到的不是爸爸媽媽的東西，我大概先分享到這邊。

好，謝謝，針對新移民，要不要談，來。

蕭國倉校長：

主持人、各位伙伴，大家好，那我想我看到這個題綱的時候，我就在想我們這個主題他是屬於推向教育公平指標的建構，我們有發覺到我們這個在重視教育學習受益者偏頗的現象，那是一個需要去探討的，那偏頗到什麼程度，就像說台北市的社區大學那跟台中或是台東社區大學，這些受益者來接受社區大學的人數，包括教育程度到哪，要怎麼樣擬定，第二個部份我們目前來接受終身教育，譬如說我們現在人口數，那究竟有多少人來接受這樣的教育，那是不是偏向原來就是高等教育的改革，那像我們國民小學階段發覺這些應該來接受基礎教育的家長，就親職教育來講，來的就是這些部分的家長，而這些家長孩子都沒有什麼問題，所以我們要去辦這樣的教育的時候我覺得有時候該怎樣誘發這些人出來的時候，是有點困難的，那當然有很多原因譬如說他要加班、他沒有興趣阿等等，那我想這大是困難，所以在這裡剛剛大家有提到外籍配偶共同學校，過去的時候是第一次要談到的，可是經過外籍配偶，結果我透過家長會，那這樣子是剛剛所提到的外籍配偶的部份，我在這個座談會提到，目前教育部補助給國民小學辦理一年有三期，一期 72 個小時，因為這個牽涉到課餘時間，所以勢必要額外的注意，那相對的這個時間是有限的 72 個小時，那這樣的狀況之下，就像剛剛大家所提到的就是說，有錢才辦這是正常，因為你知道錢來一定要送公平會，教育部的補助重點會不一樣，那這個部份是不是可以把這個終身教育關注的部分納到跟我們學習的課程部分是一樣的，配合學校的學習，那他在學校一樣被認為跟我們一

樣，這些外籍配偶的課程，所以說配合學校的學年度來聘請，那這樣會比較，那他修了幾年修了多少課，我們給他一張證書，我想這是可以記錄他已大學畢業，即使他語文能力比較弱，但其他能力不差，所以這是修習的部份。那至於教材的部份，用課文那個範圍裡面，單獨的一套教材，那我們是不是不用學校去跟，因為有些…，那他呢，他也感受到我不要這樣去上課，因為三個禮拜，一個禮拜3天，一共有9次，那有些老師校長有去上課，他們上過之後我發覺，他對我們的教材滿喜歡、滿討論的，那當然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教案的一個解決，上流群怎麼做，那這樣有什麼的可能性，那接下來我個人是覺得最終教育的部份，有在積強的狀況，就是剛剛所提到的，該來接受教育的不來，已經不必要再接受這樣的教育一直來，所以會有資源偏頗的現象。那相對的就是說我們要如何誘發這些人出來接受終身學習教育，那他們其實譬如說像基層來講，像學校的家長國民小學的家長分析，他有多少是有提到像功能階級進修，我們能夠去誘發他們，這個才是重點，像過去我在原住民當校長的時候，教育優先區已經辦，但是最後我知道用誘因，像保育，他們馬上口耳相傳這樣的一個涵意，那來的時候我當然就要告訴他我講完之後我要問你問題，答對的才有，他們就很認真聽，這個就是一個小小的誘因，那所以這是當作我們的文化，但不可能在市區用這種誘因，所以我個人就在想可不可能設計那種終身學習 ID 卡，你今天接受什麼樣的教育我就在裡面建檔，那這張建檔，譬如說我要你在這張你已經學過了，一接他馬上知道你已經學過了，對不起要讓沒有學過的人優先，那譬如說有人學習在這張卡可能沒辦法多功能，譬如說他學習到什麼程度，政府有什麼優惠的措施，停車場多給他優惠一個小時，對政府來講他是做得到的事情，那這樣的一個誘因終身學習卡就像我們健保卡一樣，終身跟著做什麼都很清楚，那我去學習也很清楚，這樣的戶可能會比較容易掌握整體的資源用到哪些人身上，因為畢竟我們現在談的是公平，應該是剛剛特教所提到，弱勢族群招不到，就好像我開了三個班，一個班，另外一個班不開，我也需要認證，那這些人怎樣讓他們出來學，就是我們目前講公平，也就是對現在當然我覺得弱勢需一學習所在，我們這樣講默默的那些人，我們提供機會，讓堅持一個不可能，整體的終身教育落實到需要的人身上，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你要怎麼去建立終身學習上的誘因，讓他們願意上願意到學校、機構去學習，這是我個人的看法，謝謝。

好，謝謝，來那個徐老師在教授社會學也學有專精，來。

徐敏雄助理教授：

各位朋友、王院長好，很高興今天能夠來這邊參加這樣的座談，講公平的東西我就滿有興趣的，我想說前面的幾位前輩是比較從實務面的經驗來看，那我可能服務的經驗不是那麼的夠，所以我談一些理念想法給大家討論一下。第一個我在想說可能公平的這個東西會牽涉到我們是站在哪個角度來看，公平你可以說最需要的人給最多，也是可以每個人給一樣多，那如果是從保守主義來看的話，你可能就是說，那個責任跟義務的對象關係，就是說你要出的起這個錢你才能得到

這個服務，所以從這三個都有人在講公平，讓我們要講的公平是哪一種，是第一種每個人都得一樣多，還是像積極性的差別待遇，需要的人給最多，還是像保守主義或者是市場機制角度來說責任義務的對象關係，你有錢才能得到對等的服務，那我覺得這三個對等的，我在想說訂定這個指標可不可以先去行政定義，讓我自己是比較偏好屬於這塊，底下屬於從這個角度做一個提出一些我的想法，題綱討論第四項來說，我覺得對象來說，建議是分成兩層，第一層是普遍性，不管你是什麼樣的族群，什麼樣的年齡，通通都有，這是第一層，那這樣的一個普遍性的終身教育的提供就是不管你是哪個對象通通都有的，是普遍性是第一層，所有的公民都可以有的，那這個東西基本上是鎖定在公民教育，就是你做一個台灣的公民要有的基本素養這個部份，這個是比較沒有爭議性的，那大概經費來源，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為經費來源如果是從稅收來的話，他其實有個終身公平教育在裡面，所以如果是這種普遍性的終身教育的資源分配建議就是說，經費的來源可能就是從稅收，提供者當然是比較不用去徵求，因為稅收是有永久的公平效益在裡面，那這樣的課程內容我有一個建議就是說，比較沒有差異公平性的公民素養這部份，說華語或台語跟別人溝通，所以課程部分也是普遍大家沒有爭議的部份，公民的部份，那相對的我覺得必須剛剛前面兩位工作者有提到就是說，怎麼樣讓他們願意來，像我以前在各個機構帶代訓媽媽成長團體的時候，我一定會去找一群義工來帶那些媽媽的孩子，一定要有，你沒有那些人幫她帶她一定不肯來，那甚至我們機構還發生一些經濟，因為這個時間他會拿去賺錢養他的家，他來這邊參加課程那是一個機會成本，他今天來參加某個課程他可能沒辦法去某個地方賺錢，所以我覺得一個是托育、一個是經濟，這個配套措施要做好。最後一個就是所謂的法則，這個東西要去做大家就想說他有一個執行的效果是滿重要的，沒有做到這點，一個處罰的當事性是怎樣，那這是我認為的第一層就是隨公民的部份，普遍的部份。

那第二層我認為終身教育的第二面所謂的公平應該以第二層就是說比較需要的人可以多拿一些，譬如說像是所謂的積極性的差別待遇，譬如弱勢族群，剛剛說單親的一樣，新移民也好或者是說原住民部落也好，他們可以針對這個部份少數族群的需求，政府繼續用稅收去做制定，這部份是稅收去做支應的。那課程的內容當然是屬於這些族群的需求，那當然也還有配套；那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選擇性，第一個選擇性是針對少數族群，那第二個選擇性我覺得比較偏向市場機制的部份，就是政府怎麼透過像企業、營利機構參與的部分，讓那些他其實不需要政府給他太多的資源，他是需要有些課程，你只需要提供課程，他出錢向你買。所以這部份有點像補習班，譬如說科見美語、電腦教學一大堆，那政府怎麼去規劃這個部份，這一部分完完全全就是所謂的最佳關係，就是我有錢我就可以消費，這個跟我剛剛所說的選修人員不一樣，這個第二層的選擇性有點像是少數族群或者是說新移民那種弱勢族群，那這個部份其實有必要去說，這樣是有助於他們納入主流的生活，如果我們政府是比較站在第二的意識形態，希望少數族群也能參與公共生活的時候，那我覺得第二層的弱勢族群的這塊是重要的，而且他的

課程內容是必須針對他的獨特性，而不是第一層公民的部份，那這樣子就不會說因為公民的普遍形而排擠掉而犧牲掉多元族群的少數生存的包容性，那我認為這樣的一個方式是會比較周延一點，以上的建議，謝謝。

好，謝謝，來，工作經驗分享，我們吳所長特別從埔里來，來，吳所長。

吳明烈所長：

王院長還有王教授跟各位伙伴大家好，我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參加這個座談，那剛好學校之前開個會，開完會剛好趕過來，談這個主題我覺得很有意義的就是說從國際面來看很多的國際組織很重視終身教育的公平，所以我看諾曼組織他在 1996 年說他在探討終身學習他當時無所獲，人人都要終身學習，全民都要學習教育。那我最近有觀察到留意到 XX 去年他召開第六次國際會議，那將來那是每 12 年才召開一次，有很多的人參加，那這個會議裡面特別談到終身教育公平這個議題，那裡面也特別強調就是說，像剛才夥伴談到的弱勢族群還有殘疾者，那另外一個關懷對象是農生人口，這個部分我提到台灣這個問題目前人口遞減，只是從中小學的觀點去關注，從這個觀點來看，這些誰比較弱勢族群，特別是農生人口部分，應該將來有更多的觀察，所以在這個六次國際會議開完的最後一天，他們就發展所謂的對等時空架構，對等時空架構裡面談的主題就是要應用成人學習的力量，然後促進未來的成年人口的未來水準，那裡面我覺得這部分資料將來可以進一步去引用這個觀點關於終身教育理念跟做法。那另外一個國際組織的功能，之前為了促進歐洲終身學習的發展，他們有發展歐洲終身學習發展品質指標，那這個終身學習的指標裡面談到你這個資源你要怎麼去運用，然後呢這個策略如何有效去發展，然後如果在這終身學習看到這過程當中，符合終身學習這個擴展之外，能夠兼顧到品質，只要我們談到終身教育公平這個品質跟這個量同時兼顧到，所以這邊從這個國際資源我們看終身教育的公平，那第二個就是說從台灣目前情況，那剛才我很高興聽到我們博班談到，我們台灣目前到底這個成人、終身學習的那些情況是如何，所以有數據才能說話，那這一部分教育部到去年年底到我們這邊執行一個台灣地區成人教育調查，那我們這個報告也結案，那我們去發現台灣一個所謂的終身學習落差，因為你這個要推動全民終身教育學習，那這個終身教育學習能夠更豐富化的話，必須要先找到台灣的落差在哪裡，然後把這個落差當作是一個發展的機會，那這個落差能夠逐漸的縮短最後彌補了，這個才叫做是真正的公平。那這幾天我看到台灣目前的終身學習落差，第一個就是說，我們整體來看待台灣他成人學習的參與力，如果是從包括這個老人來看他是 30.9%，百分之 30.9 的成人學習參與力，那這裡面涉及到的是正規和非正規的學習，就是他參加流動組織，有系統的成人學習的活動。沒通知的學習活動是另外統計的，譬如說演講，平常的學習，那在這方面提到，那我們剛剛談的 30.99%，去年看到有組織有系統的學習，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涵意，那這樣的一個國際接軌的各種調查研究的指標現象，那台灣是 30.96，歐美國家我們要做比較，那台灣跟其他國家沒有終身學習的落差，那歐美國家是 42%，那當然他們推

動終身學習的時間是比較早、比較久，所以他的成效相對的會比較顯著，那如果我們跟亞洲國家做比較，我們比韓國還稍微高一點點，所以 30.96 還比韓國 29 多，其他大概 27% 左右，那當然這部份將來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個做一個國際的終身學習為比較的話，看的到台灣目前的位置，那如果做國內的終身學習落差的比較的話，這裡面的數據在將來政治推動的話，第一個就是說，我們有去發現到所謂的性別垂直落差，因為終身學習公平來看的話，他涉及到不同人口涉及的變項，一個終身學習的情況有沒有差異；那第二，性別理所當然女性參與這個終身學習的比例是比男性高的，當然社區大學比較明顯，這裡面大概百分之七、百分之八左右的參與比例，那第二個就是有關於學歷，不同的學歷他在參與終身學習的落實上，結果呢是學歷越高那他越喜歡參與終身教育的活動，那那些學歷越低的他反而參與比例越低，所以談社會階層化有時候會比較明顯一點，為什麼妳那個本來社經地位很高的更有這些資源去參加，那所以他是說來越優勢，那那些弱勢的反而可能資源比較不足，那另外他參與終身學習的意願會比較低落，所以在這些主客觀因素交互影響之下，造成他的低參與力，性別裡面有這樣的落差，然後學歷也有所謂的學習落差，那另外還有包括所謂的地區學習落差，好我們把調查分為北中南東四區，結果參與比例最高的是北區，那另外包括見識學習落差，見識學習落差裡面參與最高的就是台北市，然後再來是新竹市，第三就是台中市，最差的竟然就是海水倒灌地區。

這就是教育的分配，因為新竹市是教育比較高的。

對，但是這個也有涉及到他學歷本來就比較高，那它包括有學習落差，一般來講我們在要談到，他有從事一些像公教人員他比較高，還有一些專業人員這方面他是比較高的，那所以這裡面就可以去發現到各種不同階層人口的學習落差，年齡也是一樣，老人一定比較低，越老他的活動力比較弱，所以老人的終身學習參與力是百分之 11.4，剛才說平均值 30.96，那老人 65 歲以上才 11.4 而已，11.4 相對的是非常低的，所以將來台灣談那個的終身教育公平這樣的建構指標將來還是要持續的推動，那其次是發現這些落差，那這些落差我們將來如何透過有效的途徑去把它逐漸的扭轉，那政府終極的目標還是謎題的，從那個你把那個投入裡面，那這部份將來可以有很多具體的作法的落實，因為你終身學習的落差，從那個教育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他會加速所謂知識落差的發展，這個落差對經濟落差、文化落差、社會落差的發展較有密切的關係。那整體我想將來我們繼續再談，那在有關於終身教育公平的落實，抱歉剛才談到資源的技術非常重要，你到底要溢出多少教育的資源，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他有一個最新的，他們現在談到的就是說，那個政府願意把這個資源溢出進去，你要有一個數據來去說服，因為你看政府他那個教育的經費覺得不夠，那他可能把很多錢花在譬如說像國防或者是不同的地方，那你教育經費你要爭取更多你要有這個說服力來講的話，那第一談到如果是那個國家來推動終身學習的話，那你透過第一級的終身學習來推動，他的成人教育的水準能夠逐漸提高，就是說成人教育的提高有助於一個國家經濟長期

發展，達到長期發展他的出現這種達到百分之3.7的逐漸作用，我覺得對整個經濟長期的發展來講，他可以達到百分之3.7的終身作用，那對一個成人平均年壽來講，他可以達到百分之6，那大概是從很多的實證去歸納出數據，然後強調投資終身學習的對這個人類未來是最好的，那所以你進一步去推演到，推演很重要的觀點，整個對於終身教育的經費投資，不能低於GDP的百分之6，一定要比這個GAP更高，甚至是比這個百分之六更高，而且對於終身學習教育這塊要除以兩個，那是在巴西成教會談的重點，那整體來講我覺得就是說，我們在談終身教育的公平指標，我們研究團隊可以去思考在經濟不同的方面應該談到哪些層面，資源、機會的溢出，最後一個部份可以彰顯出公不公平這部份的output你最後到底產生什麼樣的效益出來，是不是真的有在縮小落差，你前面那個input跟output那個那他有沒有辦法凸顯所謂的公平教育的均等，那總體上我覺得是將來可以去思考的。那最一點就是說資源跟機會有助於所謂的終身教育的發展，能夠有一個有效的機制在運作的話是能夠促進終身教育的發展，但是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回歸到學習者的處理，回歸到學習者的處理，因為我們過去發現到，第一個就是說因為我們資源分享，要嘛好，要嘛不知如何是好，對不對，資源一定要公平才能達到良好的呈現，可是有時候發現資源溢出滿多的，那一種現象是怎樣，欲馬引人，馬不引人，與馬牽到河邊去，要給他資源，馬不喝，這牽涉到學習者的主體性，所以現在談到終身教育公平的一個，從小教開始培養所謂的終身學習者，就是從小教培養終身學習者，所以在小學教育裡面、家庭教育裡面，應該去建立一個終身學習的理念，培養這樣的態度才能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那這樣才能成為所謂的life long learner就終身學習者，你這樣主題性也兼顧到的時候，那公平才能夠有，不然有時候常常是溢出很多經費很多資源，可是他出來的時候就變成一種資源的浪費，所以我想大概就提供這些觀點跟大家做分享。

王政彥院長：

好，因為那個案子也蠻大的，那其實剛剛提了很多實證調查的數據，以我剛剛開始介紹這個子計畫的由來，其實是完全是我是被動的配合啦，該教完的教完，如果我的看法是，終身教育公平性這整個整合型計畫，然後來看學校教育裡面幼兒教育、國小、國中這一部份，再來各類的我們再分工，以終身教育為主軸來看，貫穿一個人的一個學習生涯，但是因為我們是配合，是王如哲教授，台師大它是整合型而且它是，對，我是配合去當公差啦，所以其實整個主軸應該是從終身教育來，來！

對不起喔，因為我回到這個研究案，所以在學術界待久了我就會想到說這個，因為你是一個整合型研究的計畫，那你怎麼樣去跟你的整個其它的子計畫結合連接去做。

我們也有在…有一個區隔。

所以我就是在想這個問題，因為你尤其你是談到指標嘛，那你指標你不可能說我終身教育的這個指標是這樣定，那你其它的呢？

我們有共同的一個內涵，因為我們有那麼多指標。

好，我想有嘛，對阿我心裡在想這個到底怎麼樣去定這個指標，因為最後你所要談的就是所謂教育的公平的指標，那你總是有大家其實一定要有共同的一個指標。

對，CIPP 的 model。

好 OK，就用 CIPP 的那個，因為你知道呀，剛才我也在講，因為這個東西現在很重視 accountability 嘛對不對，那各位聽到剛才也有這個聲音出現。

這個是在目前教育投資裡面重要的概念，的確剛剛提到在我們部分的教育投資其實不是很有績效，因為錢投入真的很多，其實你看新移民沒有投入嗎？原民沒有投入嗎？高齡也很多阿，到底是有沒有績效？重點是你的績效有沒有指標？

王政彥院長：

有時候教育公平用那個完全全經濟的角度來看，就是剛剛我們陳教授提的 justice 那部分，有些你可能一塊錢看不到效果，要兩塊，我們只要去比較一塊錢是這樣的效果，兩塊錢有沒有高一點？不能說他只花一塊錢，那這個人給他兩塊錢，剛敏雄也提到有些人就是的確他比較基本的條件不足嘛，剛剛陳主任也提到為什麼台灣城鄉本來就有教育優先區，或各縣市政府，你看現在國中小都地方政府來負責嘛，那地方政府他財政差別很大阿，台北縣市彼此差別很大，高雄縣市也一樣，雲林縣本島是最窮的縣，這個教育部就是要負責看怎麼來協助這個縣市。感謝尤其胡所長這邊剛好有一個實證的資料的調查，尤其網站那個全球教育應該會以那個一個訴求，其實從 90 年代就是人人教育這樣的概念，就是 for all，針對很多弱勢，強調怎麼樣針對這些特殊弱勢，就是像剛剛開始我們陳君山教授所提到，剛剛他們就是有提到，就是怎麼樣基於正義也好，因為他本身就是條件不足，不是只有齊頭式的公正，那怎麼樣來濟弱扶傾那部分，一直都是一個核心概念，好各位來我們第二回合，各位方便就盡量用茶水嘛，來，開始針對我們指標。

吳明烈所長：

針對指標，不過我這邊想談一下剛剛談了之後我的感覺，因為我覺得我們剛剛的方向其實大概可以，可能剛剛走的方向跟我原本設想的不大一樣，也就是說當我原本看到這個終身教育公平指標的研究的時候，我本來想它是一個前瞻性的研究，如果是前瞻性的研究呢跟我們剛剛其實聚焦的是在一個比較現況，現況怎麼樣去改善這個所謂公平性的問題，但是如果它是一個前瞻性，一個未來導向的，那這邊就會牽涉到說像我剛剛提到的比如說可能很好的社區，你可能就會發

現說因為現在這個社會他已經呈現了是朝向第一個人口高齡化，他長壽了，第二個是所謂的知識經濟，再來呢是所謂的求知欲，這多種力量事實上呢它在引導整個未來終身學習的議題，所以我們當然可以理解說其實為什麼台灣的比率很高，你可以看到說現在市場在美國在 1998 年的時候它的職業淡衰期，這個淡衰期就是說他工作一段時間之後他學的那些技能過時了，對，那個部分其實從過去的七到十四年呢縮短到現在只有三到五年的時間，所以換而言之就是說你必須要花很多時間去做終身學習，所以現在在職的人他花很多時間他必須要不斷的學習，比如說像我太太一樣，他現在去上 tuterABC，雖然他是留美的但是他回來，他覺得他回來一段時間了所以他必須要很快的再去充實這個東西，但是請你看到說以 tuterABC 來講，它在過去這兩年一下子不斷的成長，然後你看像我太太上那種課那個學分非常的貴，然後問題是那麼多的人同時在那邊學習，你就是比如說他派一個時段十個人，那人數不一定阿，有時候你可以一對一，但是你可以看到說其實在整個職場上包含企業界他投出了很多部分在這上頭，那所以其實我剛也想到說如果我剛剛提到的那個數據說 GDP 的投入到怎麼樣的比例，我想這邊應該不光只是指政府部分的投入，應該也包含了像是企業那個部分的投入，所以這邊又會涉及到就像我們今天要談的那個圖，就是說，不是說圖形，如果我們從某一個角度來看這個東西，是我們要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說這個終身學習的指標應該要怎麼樣去規劃，還是說我們的角度還必須要把企業界、非營利組織等等的他們現在所提供的終身教育相關的全部都把它納進來。那如果這部分通通都納進來的時候呢，如果我們的終身學習呢其實是就像剛剛講的從小就開始，從小就開始講到他終身學習。就好像說我不是看到對小學生來講在日本他有提供很多的機會讓他在課外可以做這種的學習，那這個部分通通算進來，如果我們要考量入學制，把這個通通放進來的話，我覺得這個討論會非常的不一樣，我們要知道的所謂的指標完全不同，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可能要再去去做個指導或者是聚焦，我們可以比較去進一步談到譬如說像法國你正式內容你核對一下等等，策略要怎麼去做規劃，還是有還是連結出來。

王政彥院長：

我說明一下，那個當然我們是瞭解現況，就是其他國家的狀況，來做一個前瞻的規劃，兩者其實是，然後他這問題其實很好，其實我們公部門政府的角度，可是終身教育他不侷限於公部門，但是公部門他要怎麼去扮演角色呢，讓私部門共同來參與，好所以基本上雛形，當我们用教育這兩個字其實是比較從政府機構中的角度來看，那畢竟在整個公部門的整合型計畫，所以在教研院本身有這個職責，希望有前瞻性利用這樣的期待，所以立足點應該是政府這個角度，在終身教育等等，公平性指標這樣可以做的很精要，但是因為實務上的操作，終身教育不侷限在公立學校或公部門，所以一定會觸及到私部門的邀請、參與或第三部門，因此也有提到說在主體上要不要有不同部門，但是很顯然這對這個主題，一定會不像國中教育、國小教育同質性那麼高，異質性是滿大的，我們在北區的時候也

有人建議就是說你這個用成人教育，因為終身教育的對象是在於成人教育，你叫成人教育就好，不要用終身教育，這樣會比較清楚。

徐敏雄助理教授：

那本身的這個部分如果再繼續講的話，我想我們就必須考量到，雖然說你只涉及到成人教育的部分，但是那塊如果在做規劃的時候，就像剛剛提到的，現在越來越多的特別是在歐美的趨勢，回流教育，所以甚至是在國外的經驗，以美國的經驗來講，他可能譬如說美國大專測驗學會，他甚至有去推估一些評估人生歷練的正式測驗，然後讓學生可以向校方去申請抵免學分嘛，那如果我們把現在成人教育的這個部分的話，其實困難就會卡在這個地方，因為回到這幾年包含在社教界一直在討論學分的問題，但是如果這邊是一個整個教育的體制做一個甚至是比如說成人教育跟中等教育就會有比較開闊的一種設計，那這種設計可能就會變成說我可以隨時出入在我所要學習的場域裡頭，那換而言之呢，在這裡我就不需要說像這樣現在，因為現在坦白說整個高等教育基本上他的設定還是有很多限制，譬如說教育基本上說穿了就是替年輕人做準備。對，年輕人只要學好以後就可以就業了，那現在如果說是在高齡化的社會它是一個長壽的，他會出出入入，但是如果說在這種狀況下我改變了，就是對某一種學習主體來講，我一樣年紀是那麼大，我現在可能覺得說我今天到那個大學念一念兩年，我突然覺得說我要好好速戰速決，在德國我看到很多同學他都這個樣子，他跑到那邊去讀了兩年他再跑回來，他繼續完成他的學業，甚至他會轉個方向，他可能不再念這個部分，所以他這個部分反倒是未來在整個規劃他其實盡量開放的，那所謂開放就是說讓這些人他只要想再進到學院裡面，甚至我覺得包含韓國那個學分地方都要開放，開放到所有大專院校都能夠變成一個很大的庫，然後在裡面呢你只要哪個地方學習就可以去，比如說走哪個領域等等有點像在德國你要畢業的時候你只要到那個考試局嘛，去把你收集到的學分等等給他認定說你是不是可以參加最後的考試，那如果這樣的話我覺得他不一定非要自己要符合整個未來的那樣一個趨勢，但是如果不把高等教育那一塊納進來的話，我們在規劃其實是有利的未來。

王政彥院長：

謝謝陳教授提的，就是我們也一直在提的不同管道之間的轉銜啦，這就是我們現在在努力希望未來能夠達到很多人的概念，就個案教育來講當然也涵蓋成人跟高等教育，我剛剛提到進修教育這一塊，那當然我們說高等教育學士碩士或博士這一段你如果就生理的成人能夠成人，但這算高等教育的設計不是成人教育的設計，可是在夜間進修的推廣有學位的或學分課或是一般非學分課這個都是成人教育，那這一部份當然也涵蓋我進修教育跟白天的傳統高等教育那一塊怎麼轉銜？或是學分課程、非學分課程或學分課程累積怎麼累積到學位？那這是學校體制，除了學校體制外社大現在也是在談，打工這些，那這是一個整個前瞻性學制上的一個規劃，那當然跟這個有關的就是管道之間有沒有影響到他學習進階的這

樣一個障礙，能夠協助解除，不會造成影響公平性的阻礙，這當然是會有關係。

莊勝義教授：

如果依照 CIPP 的說法，這一個考量跟教育制度跟學校制度比較的這部分，著重的應該在前面就是整個教育體制方面，能不能完備的讓終身教育的理念可以貫徹，那如果在這一方面沒有完備那顯然就是說連這基本的都沒有了就休想去談論那個公平問題，那因為目前教育部有一個最大的單門就是 20 多年來他一直在強調公平問題，剛好我研究 20 多年來從機會均等抓到公平正義的時候我就開始反思，因為教育的政策的效果至少如果依照政策社會學的分類方式說，政策效果從哪方面去看？第一種方是就是你教育的目的那個目標有沒有達成，這個叫做所謂的 feedback，那麼達成之後你達成多少他達成多少，公平正義是第二，阿你目的都沒達成，品質都沒管它，就還管它把上面都拉下來讓其它的都齊平，這樣的公平是誰都不要的，很可惜所以國內很多人都是在思考這個，所以注意到張教授談的公平考量出來要…還要效能效益等等，那我們這一方面的，我們這種觀念大概是通常被…都比較大，也許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那個 C 的部分事實上如果沒處理好可能 I、P 中間那個 I、P 可能都會受到它的影響。前面提的就用太多字眼你們可能不曉得，所以我們也許除了跟研究教授的研究案來求教，就是考慮到你那些變項比如性別、學歷、地區、縣市、職業別跟年齡，他們當然可能是在線性化的考量，但是他們有沒有…的部分，加入的那部分我們可以抓出來。

我印象當中十幾年前政大教授他做的一個，他把台灣區全部分為六個依照學生所在區域，國中小學生的家庭，父母親的職業類型跟教育程度他分成六個，結果我發現全國包括外島那個地區最糟糕的竟然落在雲林縣的海水倒灌區域。那高雄市最差的我住的小港，跟那個楠梓這兩個都是排頭第二名，你看這城鄉差距，那當然我不能夠再挑十幾年前政府看到的，都市的區域裡面都市是比較少的地方，各位注意到城鄉差距好像鄉很大，都市裡面比較糟的地區變成被遺忘了，那大概在幾年前在英國有一個叫做城市教育的交流，我看到很多代表城市去，我注意到這個城市當中的內部平衡是被忽視的，甚至滿嚴重的，跟台北市我質疑過，大概…信計度呢，靠窗那邊的舉動，大概長期，我曾去上網過一個封閉，就是一棟樓有 90 幾戶人家，裡面還有人租的，我大三大四的時候，民國六十年代的。

現在房地產那邊很貴了。

所以，那給我感覺說，這叫台北市…

所以我們有一個基本觀念就是說，都會區裡面比較低的比較少的那個區域，如果我們沒有注意到它，以為他在都市裡面，可是他可能變成一種不足，那鄉下有一些資源他是在縣市，在鄉鎮縣，也許他有自己的道路，譬如說台南縣有一些特殊的企業主在支援他們，這都不一定，所以我們說政府剛剛提到這邊，政府的資源要考量到，企業界的資源，可能資源的整合這方面也許是需要有相當的配套

來處理，那我們看到 C 的部份，從 C 的部份來看主觀公平性的問題的時候，那看能不能夠整合到整個資源的使用跟分配跟效能，這都可以，這如果注意到資源的分配，可能會有不足，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好，謝謝，C 的 context 這是一個背景脈絡環境怎樣應付事情，可能也是大環境的一個資源分析，我們莊老師莊勝義他是留英的曼徹斯特工業城，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很多勞工是，所以研究這公平性也有地緣關係，好，來，我們第二波，好，來，陳組長來。

陳威翰組長：

各位前輩大家好，那我來從社區大學這個角度來做些建議，那因為剛剛于老師有提到，就是說，再過幾天就那其實有個巨大的意義就是說，那也很多社區大學來講，在課程分類的開設上就是說普遍還是以生活藝能課程為主，那這個在評鑑當中其實在相對接受我們的質詢的時候，會希望這種課程能夠降低不要看到，所以我們在課程這塊是只想說，如果我們的課程對象針對外籍配偶這類的族群來開課的話，那是不是就是說，我們在建構中有點做不到狀況的部份。那在當我們構思當中，其實我們會發覺到就是說這樣的質詢其實像剛剛提到就是說，他其實把他利用到就是國中小的部份，那國中小部分他其實本身在執行他們開課的內涵教育普及性，就是說我們的，就是像我們生活文化這一些課程，或是說適足性的課程，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如果說像我們一般的社區大學，他可以想構一些生活中應用的課程，譬如說像跳舞或是說運動類的課程，外籍配偶他們沒有這樣的機會，他們其實像剛剛有提到就是說，這些外籍配偶也許在他們本身自己國內自己本身也有大專這樣的學歷，所以他其實往往來到我們台灣嫁到這邊，他應該也有享受就是說我也有一個休閒的空間這樣，所以我會覺得說，這部分因為剛剛因為這邊第四點說正義部份、對象部份，這部分我會覺得說是一個…，然後第二個就是說，剛剛有提到非正規教育部份，那以非正規教育來講，屆社區大學推動上，我會常常就是說我們去申請認證通過，但是卻沒有來上，那可是實際上真正有需要上，這樣的一個民眾，他其實不用到社區大學他到一般學校就可以取得了，所以對這部份來講，我們會覺得說非正規教育他的設施上是不是有他的適要性，所以這兩個是從社區大學的角度上提出的，謝謝。

好，謝謝，陳主任來，有沒有。

陳麗欣主任：

因為你剛剛提到 CIPP，那我就在想 CIPP 是在你們的研究裡面大家所共有的，所以在談到這個的時候，我就在想當你在推動東西的時候，那是不是你需要針對的 context 裡面的某一些特殊的變項還是怎麼樣，要去針對的看他 input 的 context，我想這整個過程真的最後的結果是不是能夠符合所謂的公平正義，我是在想既然你們我一直在回想看你們的研究，是否能夠達到你們所要的東西，

所以我會在想，因為剛才也提到就是我自己也在裡面在想，公平指標原來寫的單位，可是呢剛才吳所長他已經把彼此之間的落差都說了滿多的。因為我本來，我們到底要從課程這一塊去看它，還是只要某一個族群或是某一個年齡，或者是以區域，或者是以你的經濟狀況，或者是用你的資源的投入等等。因為你當然譬如說有一個所謂的身心障礙者，這種人你對他的 input 支助一定得多，你不可能取代他的 output 更高，對不對，所以相對的我只是在想說，因為在談所謂的指標的建構，就是以 CIPP 這樣的一個 model 去看他的時候，是不是需要去考慮到你的這個不同的對象，你的 input 跟 process、product 這個之間是不是分開來去看。那如何正義，我是這樣的想法，不知道，可能沒有什麼太大的貢獻，那我是在想說既然要用 CIPP 這個觀點要去那個的話，是不是也可以考慮用這樣的一個變項去考慮。

我們這組比較有難度，針對其他各類學校，終身教育特別談論。

對，我覺得這個科目太大了，太大了，已全部都涵括了。

繼續，接下來，就我剛剛講的，這應該是整合型計劃，不過剛剛陳主任的概念，我們可以帶到會議上去反應整合型計劃，他們比我們早一點去操作，站位的東西先界定好計畫好才各自計劃來，來，繼續，好，來，說明那邊。

徐敏雄助理教授：

院長、各位先進大家好，聽到大家想法之後，我自己小小的做一點補充，也不知道像不像一點才幹，可能也是一種才幹，就是以前我記得我在上社會學的時候，我在暨大開社會學的課，有學生說老師，我發現原住民的小朋友過的很開心，那我們給他終身教育、終身學習的東西之後，他們慢慢漢化，有點像是青藏鐵路突然接軌之後好像要過不同人的生活，那他會比較開心嗎？那這樣子我們終身教育的一個目的到底是什麼，到底是讓他不開心還是讓他過的開心呢，如果他原來的資源不是那麼多，那其實過得滿開心的，那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把他弄成大家都一樣。所以聽完這個同學講到這個東西的時候，我就有想到就是說其實內容會牽涉到結果，因為剛剛談的都是資源分配的部份，那資源分配很重要。但是我有點擔心的就是，沒錯這個群體、族群給他很多的資源，可是在內容上價值上是有問題的，就是說是不夠多元或者是比較強調一種主流的價值那種東西的時候，其實我是有一點點擔心，資源確實是在某些群體很多，那結果好像也是我們預期的，但是裡面的內容，我們常講課程社會學的課程或者是學習的內涵，真的是對他們有幫助嗎？那我在想所謂的，為什麼我會講這些，因為現在所謂的公平，有些人是不是真的需要這麼多的東西，那我們其實是在幫他，還是讓他過得更不好，這個東西其實有點複雜，可是我剛剛就是說這種抬槓我也不曉得，可是我確實是聽完大家講完這些東西想到，謝謝。

那個在整合型的第一次會議在談公平理論的時候，我說公平作為分配性，如

果以分配性正義考量的話，那這方面是禁不起考驗的，因為他只有重點的在考量資源的重分配用這種方式去解決不公平的問題，但是另外當前比較重點像是文化這部份的話，我認為是一種 recognition，就是說他們需要的到底是什麼，不是你幫我們蓋了兩層的海砂屋讓我們住，我們寧願住在地穴那住得舒服，所以這個部份也許不是這個案子考量到他個案規劃到的重點，他在強調重分配這脈絡、這個系統裡頭，我們大概也注意到重分配這個系統探討所提到。

好，謝謝，來。

陳君山助理教授：

院長、各位夥伴，我剛剛提的就是我們今天談的是公平，那當然我們從吳所長的研究報告裡面當中，目前成人教育的參與比例是 30.96，那我們今天探討的就是這教育終身教育是我們探討的百分之 30.96 參與者的公平，或是全民的公平，或者是這其他另外拉出來的公平，我覺得可能就在前提上定義，因為我們教育重新分配，一直在討論現有的部份。那如果是討論教育社會公平，我想這是可能要從數據裡面要把它定位出來的，我們再探討哪一部份，那第二個部份就是說，我剛剛談到于主秘的那個，目前就終身教育目前的可能的困難，其實目前我們大概這個，我想基本上我們提供教育機會比較不均，像我們雲林跟師大就有差異性，那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況之下，那這些人本能受這些生活環境的影響，可能他接受終身教育意願並不高，這就是差異性，相對的在各地方，如何去克服這些困難，怎麼樣去面對的提高，如果來比述當地的未百分之七十來接受終身教育，這才叫做公平，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們企圖去爭公平教育，我們要去探討，如果這些跟曾經把他打入失落林，如果讓更多人來講，公平，這是我個人的看法，當然我們辦終身教育，因為我們學習拉高我們的目的性，好比我們接受大學教育我們為的是什麼，希望我們終身教育也有設立目標，有技能興趣、輔導或健康，其他的教育類是有目的性，能夠吸引這些未接受終身教育的行業，我想我們在目的設定上可能要在去思索的，謝謝。

好，謝謝，來，請于主秘。

于定宣主秘：

或許要這樣講就是我自己對每一個人參與終身學習的機會均等的部份，題目上來講，我們要開始一個比較悲觀的看法，或者是我們這樣講，我記得我們在前幾年的時候我們發生過兩件，一個我們學校碰到過，我不是彰化人，那時候我剛剛到彰化的時候，我也了解彰化的地區社區的狀況，尤其是在社區週遭的舊狀況，所以我就跟我們的工作夥伴，我們就大街小巷的走遍，都走過然後去看狀況，那我記得我第一年去的時候，我就有看到在當時的彰化市來講，他就是滿符合公平的，滿多個家庭裡面，人手一台機器，砰砰砰的響。過了幾個學期我再去的時候，還是同樣的人同樣的情景，頭髮更白了，跟他談到歡迎到學校來上課，他

就告訴我，我飯都吃不飽怎麼到學校來上課，這是第一個我看到的現象，就在我們學校附近，週遭的小巷裡面。

那第二個就是我記得在金融海嘯的剛開始發生的那一年，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個爸爸帶著他的太太他的孩子，從鹿港特地跑到我們學校來說要報名，說學校的課程他很喜歡，他報了家裡都很開心，個人大概是選了一些課程，就這樣討論好了，明天要來上課，可是到了完成報名手續之後回去，大概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他打了電話來說全家要取消，那我們當然覺得很驚訝阿，就問他後來他吞吞吐吐的狀況之下，他告訴我們說，因為他被工廠資遣他沒有工作了，家裡的生活發生問題，所以全家人學習的動力就沒有了，那他必須換工作，但未來的工作在哪裡他不曉得，所以他要求要退費要退錢，那當然我們聽了心裡難過就給他全額退費，那我覺得在這樣來講，當一個人的生活上有問題的時候，他是不可能來學習的，那這些多半是我們低下階層，這是第一個，所以在我知道的就是我們辦得每一個社區大學裡面，為了鼓勵民眾參與終身學習，他們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折扣，譬如說針對我們在地的民眾，像我們來講的話，多半針對 65 歲以上的，原住民的，全部我們都有五折的優惠，那另外還針對學習型的家庭，兄弟姐妹、夫妻等等也有折扣，那我覺得這樣的誘因是有辦法，也就是他要來上課的時候，他問有沒有折扣，會在意的是有，不是沒有，但是不是大多數，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一個狀況，所以剛剛我就在談終身學習參與機會的均等，這個是我比較的一個看法。

這是實踐的問題，好。

吳明烈所長：

一個就是說談終身公平指標，我不曉得研究團隊這邊有沒有先訂列出他的目標在哪裡，就是說我們談終身教育公平，那目標，因為這個跟指標內容密切關係，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在談終身教育公平指標的話，當中很重要的就是說，所謂公平要了解到目前以民眾來講還有哪些學習的參與障礙，因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口，他的學習障礙其實不一樣，那這部份或許將來需要去明確的找出來，然後繼續找出這個不同的，然後因為剛才情況比較是情境障礙還是這個機構障礙還是異想障礙，或者是所謂的時間障礙，那這一邊我想是要進一步去掌握到的。那整個我看在談那個終身教育公平指標討論的題綱，那個項目裡面有談到，關鍵主體，那這裡面涉及到這些關鍵主體有沒有辦法做到所謂夥伴關係的發展，現在很強調資源整合，有時候他這邊有提供很多的資源重複溢出和浪費，所以這邊是將來有需要在資源整合方面，策略聯盟、夥伴關係發展應該要有一個很好的積極性的建立，這裡做一個鼓勵，不然現在很多單位都各做各的，缺乏一個整合學歷合作的機制的話，那基本上它資源很難發揮到最大的效益，所以剛才我們談到現在各國在推動終身學習還有教育改革，一個很好的理念強調就是說，務使每一分鐘與每一分錢的，每一分鐘與每一分錢的投資都能夠發揮它應有的價值與效益。所

以這樣講這個層面，那去年看到有一個，經費資源的時候，他把它用光，用光之後他效益沒產生出來，現在很強調這樣的一個觀點。最後就是有一項談那終身教育公平，談那個指標的話需要將來建立一套機制，還有那個監控的機制，那這過程當中了解他的改變，現況還有理想有沒有落差，目前有什麼樣的進步那進一步來推動資料將來可以讓各界去應用等等，所以是台灣將來終身學習的發展會有這樣的貢獻存在，提供一些意見來跟各位分享，謝謝。

好，來。

陳君山助理教授：

首先剛剛我想到一件事來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在中間裡頭發生評鑑，那評鑑的過程其實在這邊座談，有一個抱怨，抱怨什麼呢，抱怨社大為什麼要收錢，那我們覺得說使用者付費是應當的，何況社大裡面收比較少的錢，他的意思說為什麼政府樂齡可以不用收錢，那他到社大來就要收錢，然後他一輩子其實就幹一個公務員，然後他犧牲所有的時間跟精力、青春投注在這個職業裡面，然後現在終於退下來，他有時間去開展他自己，那國家為什麼還要收他的錢，他繳了那麼多年的稅，他好不容易才學開導他自己，結果他還是必須要付到那麼多錢。國家補助在樂齡，當然其實我們也知道他講的也不見得正確，但你又不能夠說其實他是錯，因為可能從他自己來講，他沒有表達從同等一致來講，也許對很多人而言他都是被壓迫者，就是他過去在這個職位裡，在場域上他基本上他是沒辦法被舉化出來的，所以這邊就回到其實剛剛，吳所長提到的，因為我本來之前談到說終身教育這幾年接觸的我一直覺得說，終身教育其實是帶給我們一種主體性的回歸，就是他要讓我們去成就說人的一個主體性，他可能從過去很多的限制裡面，其實是逐步去解放出來，我想他是具有一個滿強的一個解放的內涵，等到最終的目的到達人最為人他的一個快樂，快樂是享受的，那一種快樂一種整體的滿足，那所以我會談到這個部份，因為這裡面有一個題綱跟主要目的有關。另外其實我也滿想跟各位分享，另外一個經驗是有趣的，我大概在四年前我接了一個案子，那案子是很特別的企劃叫做「夢想起飛」，我的對象是六十位陽光基金會的顏面傷殘者，還有一些輕度的智障者，那這個方案怎麼推，這個方案事實上是我們去向富邦銀行募到八百萬，那八百萬的錢我們就跟學校跟學生講說，你們來參加每個月繳兩千到四千塊，我相對提供兩千到四千塊就從這八百萬裡面，但有一個前提，這個帳戶在富邦開戶，三年內不得動用，這個對我來講就是一個拉的機制，拉他參與這個專案。但是我們後面有一個推的機制，就是建構教育平台，這教育平台包含最初期你對於自我、自我的認識，所以我請了一些心理學家，做諮商的老師一起來，然後也會帶團體讓他們共同分享，然後也會有一些指導的老師進來帶他們怎樣去營造職場關係，針對六十位學員進行這一種教育，那這是初階的，讓他們從接受自己的外表到自己的內在，在心靈上的產生一些轉變，再影響到職場上，然後在第二階段就另外去找一批人來教他們理財，因為他們從沒有想過有一天可以三年後帳戶裡面會有三十萬，但是呢我們會希望他三十萬會怎麼用，所以我們

就去設計一些理財的 part 像一些協理，第一金控協理，我就跟他講說，其實你一輩子都在錢賺錢，你有沒有想過說有這個機會來幫助六十個沒有錢的人，你來幫他們教他們怎麼理財讓他們也賺一點錢。所以他就免費的就來上課，包含信義房屋等等也是一樣就進來，所以這裡我們看到什麼，雖然沒有六十個全部都結業，因為中間有些最後退出，最後大概只有四十六、七個，應該是四十六個就是最後通過那 30 萬以後，最後就去做一個投資，在裡面你會感受到他的變化，過去最大的問題是他在參與這方案之前，他們很容易流動，在市場上流動，因為提供工作者他想說跟能力有關，然後別人是瞧不起他，所以他就不幹了就流動了。但是因為現在因為幾波的關係，整個那個流動就擠下來了，就是在三年裡面就業穩定，這是我們的效果，希望他就業穩定，那有達到這個效果。但是呢，我很遺憾的就是向公部門去提，大家都共同的觀念，有很多人說我們這種經驗可以貪財，因為你把這些人拉進來，那我相信我的教育理財可以讓他轉化，那事實上我們也看到他轉化，但是當大家用成本跟效益來考量，我們有必要去替這六十個人去花光富邦那邊就八百萬，在加上陽光基金會總共投注了將近一千萬，需要花到一千八百萬去幫助這六十個人在三年裡面產生的變化嗎？當然這個最後就被覺得說，沒有必要再繼續規劃，那回到我們這個例子來講，就是我會覺得終身教育他扮演的角色，我覺得我們應該去相信說我們所建構出來的那樣的平台它可以讓人的一個轉化、轉變，那我覺得這一點反倒是太計較成本教育的考量，真的不容易做到這個面向。

那我再報告一件，大陸學者甚至覺得說沒有必要去替身心障礙者投注這個錢，不如把錢投注在正常人身上，那當然這是額外的。那當然我這邊也想針對回答一下，不然今天講了一大堆好像都沒有關聯。所以我剛剛大致也提到說，終身教育的公平的意義跟價值還有一些主要目的，主要目的對我來講，他其實就是真的一種中間體會學習的樂趣，然後呢成就一個人的主體性，那另外一個更積極的就是終身教育其實過程裡面，他可以變成人生的一個必備的工具，這個其實在有一本書叫做賽局談到的，這是美國的學者他的一個研究，所以他有一本中文的翻譯裡面有提到的，就是學習他已經是人生裡面的一個工具，所以終身學習是一生像我剛剛談到的，你可能會觸入很多的領域裡面，它可以產生很多的效益，不過這部份就不要講了，各位可以去看。那再來我覺得就是在終身教育的另外一個當然，談終身教育的公平，我自己是搞社會政策，嚴格來說，在社會學裡面在德國很容易就談到有關於受教權，那這邊其實要談到的是涉及國家對全體的維護，就是教育機會均等的議題，而且讓他們不因國籍、種族、膚色以及宗教甚至是職業背景貧富等等，受到質量上的現實或差別待遇，而且能夠因為自己的努力或是應有的教育水準跟品質，那其實我覺得終身教育所要提供的，他就是一種學習權或是一種受教權，那怎麼樣去保障這樣的一個權益，我覺得是最主要的。不過剛剛提到弘光的例子是，終身教育是人人都應該要有的，雖然剛剛提到很多的弱勢者，弱勢者優先，但是那只是某種觀察的變項，如果我們再從另一個層面看的話，也許所有人都是，絕大部分的人都是弱勢者，因為他可能從過去就沒有好好體會學

習的樂趣，那只不過是因為去就業，就業之後一直困在市場上，所以他也未必出得來，所以當他出來的時候他想解放的時候，他的國家好像沒有給他相對性的協助、補助，所以他會有那個抱怨，然後甚至是訪談的過程他非常的激動，然後要說服我們就是說他覺得國家是不公平的，對於這樣子的差距是對的也是錯的，但是他真的提供了另一個面向，當然大家其實都是一個被壓迫者，被壓迫者要解放的時候，所以成人教育或者是終身教育應該是有扮演一個功能，讓人重新回歸到主體，讓人重新找回學習的樂趣，現在講的很多的弱勢者，像剛剛提到的，你把他牽到水源他也不喝水，但是我覺得那是因為我們沒有讓他感受到說，有一種渴望他願意去喝水，他想去喝水，那我們現在根本沒有給他這個東西我們只把他拉到這個地方去，我們沒有給他這種渴望，所以我覺得這部份就像剛剛提到的一樣，他的內容其實是很重要的。好，那我們目前其實是有一點混雜，大部分就是簡短回答。

王政彥院長：

好，謝謝，幫我們開竅，花了七天開了七竅剛好死亡，好，謝謝這樣的一個觀點，那很快樂阿，你要我到社大上是痛苦的開始，所以這是另一個當然有點反制啦！有點反制，有時候我們也不能太以我們的立足點來看，其實那是另一個宰制，另一種宰制，好不好，我不希望因為這樣的宰制來這樣的一個自主性或自由性，那其實我們現在就來提到，其實公平，當然弱勢者他比較喜歡希望協助，優勢者你不能影響我的公平性，他有他的公平所以公平基本是全民的，那我們是要協助還是從公眾的角度，策略是不太一樣的，那今天雖然臨時有三位忙碌公務不能來，可我覺得我們的場子還滿熱的，雖然冷氣滿強的，但我覺得討論滿熱烈的，即使很多將來團隊要在整理，那我先感謝各位，來，那莊老師你要不要再簡單談一下。

莊勝義教授：

我感受到很多，因為終身教育真的就是一種關懷，像我只知道終身教育的一些觀念性因素，就是應該可以讓學習者自由進出，他是需要的或者是延續性之需要考量、方便性，這種因素比較動態的，但是我們在談社會正義或者是社會公平部分的話，幾乎很少去處理比較動態的考量，都是用共時性的比較，那我也企圖去挑戰判斷，一個稱為公平正義把它放在動態當中，在什麼階段或在什麼類型他的教育方式，剛剛有提到的是哪一種是普遍性的考量，那就是在法律上一般人前的考量，所有人都應該要有，另外一個就是特殊性的像特殊教育或者是像剛剛于主秘提到的，我叫做非移民的這一部份，他們我們把他假設成弱勢，就是他需要的部分跟我們主流的方面是不太一樣，甚至另外一個就是 XX，我稱作一個人這樣的一個概念，可能就誰是特殊需要處理的，普遍的資源優先區來說他的效果會出來，那我記得郭為藩教授好多年前在爭取特教的時候，特殊教育的時候，很挫敗的回去，結果後來跟學生像吳清基老師，他們強調效益，你跟他算阿，現在不投